

粵東海豐話的“□[tsu²²]”及相關句末助詞

徐鳳翎

中山大學

提要

與普通話句末“呢”相比，粵東海豐話的“□[tsu²²]”使用範圍小，主要用於陳述句句末，具有事態和情態兩種用法。合音形式“□[tsua²²]”以及帶輕微喉塞韻尾的“□[tsu²]”和“□[tsua²]”，雖與“□[tsu²²]”在語音形式上相近，但句法功能上卻不盡相同。“□[tsua²²]”還可以在感歎句末，表達感歎語氣，而“□[tsu²]”和“□[tsua²]”則分別用於反詰問和反預期問。本文圍繞海豐話的助詞“□[tsu²²]”展開討論，對“□[tsu²²]”及其相關句末助詞的功能和差異進行描寫和分析。

關鍵詞

海豐話，句末助詞，“呢”，事態持續

1. 引言

粵東海豐話的助詞“□[tsu²²]”通常可以譯為普通話的“呢”，具有事態和情態兩種用法，例如：

- (1) a. 外口還落佬雨□[tsu²²]。(外面還下著雨呢。) 【事態】
b. 電影八點正開始□[tsu²²]。(電影八點才開始呢。) 【情態】

“□[tsu²²]”與普通話的“呢”意義相近，但句法功能上卻不完全相同，“□[tsu²²]”在使用時受到較多限制。此外，海豐話中還存在三個與“□[tsu²²]”語音形式相關的句末助詞，分別是“□[tsua²²]”“□[tsu²]”和“□[tsua²]”，它們的功能更是與普通話的“呢”相去甚遠。例如：

- (2) a. 米咁穰□[tsua²²]！(米真多啊！)
b. 米霎穰□[tsu²]？(米不是多著嗎？)
c. 米還有□[tsua²]？真個假個啊？(米怎麼還有呀？真的假的呀？)

本文比較普通話的“呢”和海豐話的“□[tsu²²]”，對“□[tsu²²]”的句法功能作初步探討，並在此基礎上對“□[tsua²²]”“□[tsu²²ʔ]”和“□[tsua²²ʔ]”的功能、句法語義做出描寫和分析。¹ 本文所討論的海豐話以海豐中片縣城區的海城話為代表。²

2. 普通話“呢”與海豐話“□[tsu²²]”

普通話的“呢”運用廣泛，呂叔湘（1982 [1944]: 266）曾指出：“差不多沒有一種句式絕對不能用‘呢’字”。前人研究大多也從“呢”所處的句式入手，將“呢”分為三類：用於疑問句末，用於陳述句末，以及用於話題之後。例如：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(3) 他知不知道這件事呢？ | 【疑問句末】 |
| (4) 他還沒來呢。 | 【陳述句末】 |
| (5) 吃呢就得吃好的。 | 【話題之後】 |

依據上述分類，比較“呢”與海豐話“□[tsu²²]”的異同，有助於我們從大的方面把握“□[tsu²²]”的功能分佈，進而考察“□[tsu²²]”的句法語義特點。

2.1. “□[tsu²²]”排斥疑問句句末及話題後

疑問句句末的“呢”有無疑問語氣，學界對此主要有兩種觀點。以呂叔湘、朱德熙為代表的學者認為“呢”具有疑問語氣。呂叔湘（1982 [1944]）將“呢”的語氣功能描寫為直陳和疑問。朱德熙（1982: 201–214）將“呢”劃分為三個：表持續時態的“呢₁”，表疑問的“呢₂”，表誇張語氣的“呢₃”。而以胡明揚（1981）、邵敬敏（1989）為代表的學者則認為，“呢”不表達疑問語氣，其作用在於“提醒”，邵文進一步認為其用於疑問表“提醒”進而“深究”。另有學者將“呢”視為半個疑問語氣詞，如陸儉明（1984）等。相比之下，海豐話“□[tsu²²]”在疑問句中的分佈情況則清楚得多。根據呂叔湘主編（1999: 412–413），“呢”主要出現在非是非問句末，而“□[tsu²²]”無法出現在任何類型的疑問句句末。例如：

¹ 本文語料來源主要有以下途徑：一是筆者在海豐縣海城鎮調查所得的口語語料，錄音時長近4小時，內容以當地人自然口語對話為主；二是筆者自省所得的例句，海豐方言為筆者的母語方言，筆者擁有良好的方言語感；三是前人研究中所採用的例句。為確保方言語料的準確性，本文所有例句都經過發音合作人核實後使用。本文的主要發音合作人情況如下：

XQG，男，80歲，汕尾市海豐縣海城鎮人，長期居住海城鎮；

XHL，男，54歲，汕尾市海豐縣海城鎮人，18歲前居住海城鎮，18歲後外出求學。

² 根據潘家懿（1996），海豐縣境內雖存在多種方言，如客家話、粵語、占米話等，但仍以“福佬話”（即海豐閩南語）為該地區的強勢方言，該方言在地理上可以分為北片（公平鎮、赤石鎮的大部分和平東鄉的小部分）、中片（縣城區海城鎮及赤坑、可塘、陶河、梅隴、鮎門等中部鄉鎮）以及南片（汕尾城區及東涌、遮浪、田乾、捷勝等沿海鄉鎮）。

- (6) * 汝做乜個□ [tsu²²] ? (你做什麼呢?)
(7) * 汝食茶還是食水□ [tsu²²] ? (你喝茶還是喝水呢?)
(8) * 伊知唔知只件事□ [tsu²²] ? (他知不知道這件事呢?)

例(6)到(8)分別為特指問句、選擇問句和正反問句，這些句子末尾均不能用“□ [tsu²²]”，換成語氣詞“啊 [a²²]”或不用語氣詞，句子方可成立。

在非疑問形式後，“□ [tsu²²]”也無法表示疑問。陸儉明(1984)認為，在由“非疑問形式(W)+呢”構成的疑問句中，普通話“呢”可以視為疑問語氣詞。而在海豐話中，“非疑問形式(W)+□ [tsu²²]”無法構成疑問句。這說明，“□ [tsu²²]”本身不具備疑問語氣。例如：

- (9) * 佢做轉來了，老高□ [tsu²²] ? (你們都回來了，老高呢?)
(10) * 我明日去上海，汝□ [tsu²²] ? (我明天去上海，你呢?)

話題後的“呢”通常位於句中，語音上有停頓、延宕的作用，語法上則用於標示話題。方梅(2016: 9)將“呢”的這一用法概括為：“把本可以自立的結構形式變為一個句法上不能獨立的依附性小句”。她指出，“呢”除了在名詞或動詞之後，用以切分話題和評述外，也可以構成條件小句、時間狀語小句、假設小句等，還可以附著於連詞或副詞之後，與連詞或副詞一起，作為篇章連接成分使用。而海豐話的“□ [tsu²²]”卻無法標示話題，不用於停頓，不能構成條件、假設等各類小句，更不能附著於連詞或副詞後。例如：

- (11) * 小張□ [tsu²²]，好運動，小李□ [tsu²²]，就日日在厝內睇冊。(小張呢，喜歡運動，小李呢，就天天在家裏看書。)
(12) * 只件事，做□ [tsu²²]，就愛做好，唔做□ [tsu²²]，就霎睬伊。(這件事，做呢，就要做好，不做呢，就別理它。)
(13) * 食得了□ [tsu²²]，就來去老尾許坐仔。(吃完了呢，就去老小那兒坐坐。)
(14) * 其實□ [tsu²²]，伊也是好心。(其實呢，他也是好心。)

例(11)到(14)均不能用“□ [tsu²²]”，若換成語氣詞“嘞 [le²²]”“啊 [a²²]”或不用語氣詞，句子方可成立。³

³ 語氣詞“嘞 [le²²]”“啊 [a²²]”是海豐話中常用的語氣詞，其用途廣泛，可表達多種語義。參見楊必勝(1996)。

海豐話的“□ [tsu²²]”既不能表達疑問語氣，也無法在句中充當話題標記。這與“呢”的功能存在明顯差異，也從側面證明，普通話中用於疑問句的“呢”，與充當話題標記的“呢”，具有相同的功能，即起標示話題的作用。根據沈家煊（2021），帶“呢”的疑問句，具有“話題問”的功能。

2.2. “□ [tsu²²]”的句法分佈與功能

海豐話的“□ [tsu²²]”在使用時受到較多限制。語體上，“□ [tsu²²]”主要用於對話語體，口語性強。句類上，不僅不用於疑問句，而且排斥祈使句和感歎句，例如：

(15) * 愛起身□ [tsu²²]！（要起床了！）

(16) * 汝者儂真正好□ [tsu²²]！（你這人真好呀！）

“□ [tsu²²]”也無法出現在嵌套小句中。例如：

(17) 我哪算伊會作詩□ [tsu²²]。（我以為他會作詩呢。）

(18) * 伊會作詩□ [tsu²²]就喊伊作條睇仔。（他會作詩就讓他作首詩看看。）

例（17）的層次應分析為“[我哪算[伊會作詩]]□ [tsu²²]”，“□ [tsu²²]”所要強調的是“我哪算”（我以為），附著於根句句末，而非賓語小句。例（18）不成立，正是因為“□ [tsu²²]”出现在了嵌套小句（主語小句）中。

“□ [tsu²²]”只出現在陳述句句末，準確而言是分佈於表陳述語氣的根句末尾，作為句末助詞附著於整個句子之後，具有表示持續的事態用法，以及表申明語氣的情態用法。

2.2.1. 用作事態助詞的“□ [tsu²²]”

曹廣順（1995: 1-2）較早將近代漢語的助詞分為動態助詞、事態助詞、結構助詞及語氣助詞，其中，動態助詞表達動作的狀態、情貌，事態助詞則側重於表示事件的狀態。李小凡（1998）明確將漢語的體貌類型分為動態和事態，二者區別顯著：功能上，動態關注句中主要謂詞所表示的動作變化的情狀，事態則與句子所表示的事件發生、出現、存在與否有關；句法層次上，動態屬於詞平面，事態屬於句平面；語法標記上，動態主要用動態助詞或副詞，附著於謂詞前後，事態則主要依靠事態語氣詞，通常附著於句子或小句末尾。我們將海豐話的“□ [tsu²²]”視為事態助詞，正是因其總是處於句子或小句末尾，作用於整個句子而非句中主要謂詞，反映事件的狀態，具有時體意義。

事態助詞“□ [tsu²²]”主要用於反映持續的事態。“□ [tsu²²]”通常附著於“在+VP”之後，形成層次為“[在+VP]+□ [tsu²²]”的結構，表達某一事態處於持續之中，“在”之前可以加時間副詞“正”“還”。例如：

- (19) 弄晚睏，汝在發育□ [tsu²²]。(不要晚睡，你在發育呢。)
(20) 伊群儂正在食□ [tsu²²]，晚點仔正去。(他們正在吃飯呢，晚點再去。)
(21) 伊還在睏□ [tsu²²]。(他還在睡覺呢。)
(22) *伊在乞儂打□ [tsu²²]。(他在被人打呢。)

句中的主語僅限於施事，如例(19)到(21)；排斥其他語義角色如受事，例如(22)。

“□ [tsu²²]”也可以附著於“V 恁[nin⁵¹⁻²¹³]著O”結構之後，但使用情況相對於“[在+VP]+□ [tsu²²]”結構少得多，大多情況不能用“V 恁著O+□ [tsu²²]”表達，例如只能說“在食飯□ [tsu²²]”，不能說“食恁著飯□ [tsu²²]”。根據調查，目前僅發現例(23)的說法：

- (23) 等仔正走，外口落恁雨□ [tsu²²]。(等會兒再走，外面下著雨呢。)

“□ [tsu²²]”本身具有表達事態持續的功能，並非受“在”“著”等詞的影響。上述兩種格式的動詞前均可加入否定詞“未”，表示事件從某一時刻起，一直持續到說話時間點，都處於尚未發生的持續狀態。例如：

- (24) 伊群儂未食□ [tsu²²]。(他們還沒吃飯呢。)
(25) 伊未睏□ [tsu²²]。(他還沒睡覺呢。)
(26) 外口未落雨□ [tsu²²]。(外面還沒下雨呢。)

例(24)(25)表示到說話時間，“沒吃飯”“沒睡覺”的狀態一直持續著。例(26)表示外面原本應該下雨了，但是一直到說話時間點，外面還維持著沒有下雨的狀態。

表持續事態的“□ [tsu²²]”所附著的句子通常表達當前或過去的事態，句中可以插入表現在或過去的時間詞。也可以插入表將來的時間詞，表示事態正在持續並將持續到將來。例如：

- (27) 昨日我在講汝□ [tsu²²]，汝就來咯。(昨天我還在說你呢，你就來了。)

(28) □ [tã³³] 外口落𧸛 [niŋ⁵¹⁻²¹³] 雨□ [tsu²²]。(現在外面下著雨呢。)

(29) 明年我還在讀冊□ [tsu²²]。(明年我還在讀書呢。)

上述結構中，句子的謂語成分都要求具有 [+ 持續] 和 [+ 動態] 的語義特徵，排斥不含持續義的“死、贏”等瞬間動詞或“到、吃飽”等達成義動詞，但這些動詞可以進入帶“未”的否定句式中。例如：

(30) * 條魚在死□ [tsu²²]。(這條魚在死呢。)

(31) 條魚未死□ [tsu²²]。(這條魚還沒死呢。)

(32) 伊群儂未逮 / 食飽□ [tsu²²]。(他們還沒到 / 吃飽呢。)

根據李小凡 (1998: 209)，事態助詞“□ [tsu²²]”還可以反映仍然存在的事態，表示“某事態到參照時間為止的一段時間內保持不變”，這種靜態的存在也可以用“事態持續”來概括。此時，“□ [tsu²²]”可以附著於靜態的“在 NP”或“有 NP”之後。例如：

(33) 陣仔伊在樓下□ [tsu²²]。(剛才他在樓下呢。)

(34) 廚房內底還有菜□ [tsu²²]。(廚房裏面還有菜呢。)

“□ [tsu²²]”還可以附著於表示靜態的性質形容詞之後。例如：

(35) 汝還細□ [tsu²²]，唔好食煙啊！(你還小呢，不能抽煙啊！)

(36) 伊還後生□ [tsu²²]，免驚嫁唔出。(她還年輕呢，不用怕嫁不出去。)

(37) 米穰□ [tsu²²]。(米多著呢。)

(38) 條魚鮮□ [tsu²²]，冥昏就爛來食。(這條魚新鮮著呢，晚上就爛來吃。)

當“□ [tsu²²]”之前為“穰_多、鮮”時，⁴“□ [tsu²²]”可以表達“著呢”之義，表示事態存在並保持不變，如例 (37) (38)。根據李文山 (2007)，“著呢”在語義上是無界的，與持續有關。

此外，“□ [tsu²²]”有時還能夠粘附於形容詞重疊式之後，表示事態依然存在。例如：

⁴ 在現有的調查中，僅發現“穰_多、鮮”之後的“□ [tsu²²]”可以理解為普通話的“著呢”。此外，海豐話一般只說“鮮”而不用“新鮮”。

(39) a. 張紙還白白□ [tsu²²]。(這張紙還白白的呢。)

b. * 張紙還白□ [tsu²²]。

(40) a. 面還紅紅□ [tsu²²]。(臉還紅紅的呢。)

b. * 面還紅□ [tsu²²]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這種情況或與海豐話形容詞的用法有一定關係。例(39)只能說“還白白□ [tsu²²]”，“還白□ [tsu²²]”不能說，也不能理解為“還白著呢”。例(40)同理。在海豐話中，“紙白白、面紅紅、目金金（形容眼睛炯炯有神）”等也是常用的、漸趨凝固的說法，而不說“紙白、面紅、目金”等。

答句中，“□ [tsu²²]”常常直接粘附在“未”“有”之後。例如：

(41) - 汝食未？ - 未□ [tsu²²]。（- 你吃了嗎？ - 還沒呢。）

(42) - 敢無菜咯？ - 有□ [tsu²²]。（- 恐怕沒有菜了吧？ - 還有呢。）

例(41)的“□ [tsu²²]”直接粘附於“未”後，指“沒有吃飯”這一客觀事態的持續，例(42)的“□ [tsu²²]”直接粘附於“有”之後，指“有菜”這一事態保持不變，同樣是事態持續。

2.2.2. 用作表情態的句末助詞“□ [tsu²²]”

廖秋忠（1989: 157）指出，情態指說話人對句子表達的命題或命題所描寫的情景的觀點和態度，語氣助詞是漢語情態的表達形式之一。海豐話的“□ [tsu²²]”還具有情態助詞的用法，主要用於申明所述情況，而非敘述某一存續的事態。例如：

(43) 伊想考教師，還想考公務員□ [tsu²²]。（他想考教師，還想考公務員呢。）

(44) 媽媽還買了件衫乞汝□ [tsu²²]。（媽媽還買了件衣服給你呢。）

結合沈家煊（1995: 371–372），事態助詞“□ [tsu²²]”之前通常是沒有內在終止點的活動，瞬時義、達成義等動詞只有在句中帶有否定詞“未”的情況下方可進入。而用作情態助詞的“□ [tsu²²]”，其前頭既可以有內在終止點的有界事件，也可以是沒有內在終止點的活動。例(43)的“想考公務員”是無界的，因為想法很難確定終止點，例(44)“買了件衫”是有界的，既有起始點（開始購買）也有終止點（交易達成）。

與事態助詞的“□ [tsu²²]”相比，表情態的句末助詞（以下簡稱“情態助詞”）的“□ [tsu²²]”主觀化程度更高，常與具有主觀情態作用的副詞“正才”“還”共現。例如：

- (45) 電影八點正開始□ [tsu²²]。(電影八點才開始呢。)
- (46) 正十點□ [tsu²²]，急乜個？(才十點呢，急什麼？)
- (47) 汝比伊還水□ [tsu²²]。(你比她還漂亮呢。)
- (48) 者字也唔知，還講家己是大學生□ [tsu²²]。(這個字都不知道，還說自己是
大學生呢。)

根據張誼生(1996)對“才”的分類，與“□ [tsu²²]”相配的“正_才”屬於“才₁”，⁵表達言者對量的主觀看法，不涉及時體意義。如例(45)表達言者認為電影開始時間晚於聽者預期，例(46)則表達言者認為當前的時間早於預期。句末的“□ [tsu²²]”正是用來申明這種反預期的情況，表達言者的主觀態度。而與“□ [tsu²²]”相配的“還”不僅有一般增量(程度數量的增加)的用法，如例(47)，還有元語增量的用法，即說話人認為語境小句的資訊量不足，“還”引入增量資訊，“□ [tsu²²]”用以申明這一增量資訊，如例(48)。楊必勝(1996: 137)認為，“□ [tsu²²]”含有“超過或不足”之意，其實正是由“□ [tsu²²]”具有申明言者對量的主觀態度這一情態作用所致。⁶

情態助詞的“□ [tsu²²]”用於申明事實，反映說話人的主觀態度，具有明顯的非現實性，如例(45)反映的正是尚未發生的將來的事件，與現實情況無關。結合方梅(2016: 11)、史金生(2010: 126)，例(47)(48)中“□ [tsu²²]”的評價功能、否定功能也具有明確的非現實性。而事態助詞的“□ [tsu²²]”不表達評價/否定/虛擬等，而主要用於表示持續的客觀事態，具有客觀現實性。

2.3. 小結

相對於普通話的“呢”而言，海豐話的“□ [tsu²²]”使用範圍小，“□ [tsu²²]”只能出現在陳述句句末，不能出現在疑問句句末，也無法在句中用以標示話題。海豐話的“□ [tsu²²]”屬於陳述句句末助詞，在句末具有兩種功能：一是用作事態助詞，表達事態的持續；一是用作情態助詞，表達申明、提醒某一事實，反映說話人的主觀態

⁵ 張誼生(1996)將副詞“才”分為三類：“才₁”表示言者對時間、數量、範圍、差距等帶有傾向性的主觀情態，例如“現在才三點”；“才₂”表示“排他性的邏輯聯繫”，即表條件關係，例如“多讀書才好”；“才₃”強調申辯性的語氣，例如“你才是壞人呢”。普通話的“呢”可以與這三類“才”搭配，起申明、強調的作用。但“□ [tsu²²]”唯有當“正_才”表示言者對量的主觀看法時，二者才能共現使用。

⁶ 楊必勝(1996)還認為，“□ [tsu²²]”可用作句首發語詞，但並沒有對此做進一步的描寫和分析。本文認為，做句首發語詞的“□ [tsu²²]”與本文所討論的“□ [tsu²²]”雖同音，但從句法位置、功能聯繫、演變規律等角度來看，二者並不相關。我們認為與句首發語詞“□ [tsu²²]”聯繫更密切的，或為海豐話的“就 [tsu²²]”。本文暫不對此做詳細說明，相關問題可另文探討。

度。根據沈家煊（2003）對“行、知、言”三域概念的分析，⁷ 事態助詞的“□ [tsu²²]”具有行域用法，而表情態的“□ [tsu²²]”則具有明顯的言域用法。

3. 與“□ [tsu²²]”相關的句末助詞“□ [tsua²²]”

3.1. “□ [tsua²²]”的句法功能

海豐話中還有一個句末助詞“□ [tsua²²]”，其句法功能與“□ [tsu²²]”既有聯繫，也有區別。

“□ [tsua²²]”也主要用於陳述句句末，其句法分佈與“□ [tsu²²]”基本相同。上述“□ [tsu²²]”能說的例句都可換成“□ [tsua²²]”表達，但換用“□ [tsua²²]”後，說話人強調、申明的主觀態度更加凸顯，句子語氣更加強烈，主觀性增強。例如：

- (49) 弄晚𨾏，汝在發育□ [tsua²²]！（不要晚睡，你在發育呢！）
(50) 正十點□ [tsua²²]！急乜個？（才十點呢！急什麼？）
(51) 我正落班，還在食飯□ [tsua²²]！乜個事啊？漸猛講！（我剛下班，還在吃飯呢！有什麼事兒啊？快點說！）
(52) 伊個胃口好起來咯，透早食了三碗糜□ [tsua²²]！（他的胃口好起來了，早上喝了三碗粥呢！）

“□ [tsua²²]”還能用於感歎句句末，表達感歎、驚訝的語氣，區別於“□ [tsu²²]”。“□ [tsua²²]”之前往往伴有表程度的副詞，如“咁（真）、真正、有點兒”等。此時，“□ [tsua²²]”的實際調值略有下降，接近 21 調。例如：

- (53) a. 米咁穰□ [tsua²²]！（米真多啊！）
b. * 米咁穰□ [tsu²²]！
(54) a. 伊者儂真正好□ [tsua²²]！（他這人真好啊！）
b. * 伊者儂真正好□ [tsu²²]！
(55) a. 汝者儂有點仔本事□ [tsua²²]！（你這人有點兒本事啊！）
b. * 汝者儂有點仔本事□ [tsu²²]！

⁷ 根據沈家煊（2003），行域指現實行為或行狀，與事態有關，知域指言者的主觀判斷、推理，言域指提醒、命令、斷言、許諾等言語行為。

“□ [tsu²²]”無法用於感歎句，且不與程度副詞搭配，此時的“□ [tsua²²]”不能替換為“□ [tsu²²]”。

3.2. “□ [tsua²²]”的形成

從“□ [tsua²²]”的語音形式、句法位置及句法功能來看，海豐話的“□ [tsua²²]”應是由“□ [tsu²²]”與語氣詞“啊 [a²²]”合音而成。

語氣詞“啊 [a²²]”在海豐話中使用廣泛，通常用以加強話語語氣，提起聽者注意，表達言者強烈的主觀情緒和交際意圖，主觀性強。例如：

(56) 要講咯，我知啊！（別說了，我知道呀！）

(57) 伊愛猛猛去睇病正好啊！（他要快點去看病才好啊！）

從句法位置上看，語氣詞“啊 [a²²]”與“□ [tsu²²]”都主要作用於句末，充當句末助詞，這為形成合音創造了條件。語音形式上，“□ [tsua²²]”由“□ [tsu²²]”和“啊 [a²²]”合音而成的可能性極大。根據張玉霞、于思湘（2001），當後字聲母為零聲母時，在急說快讀的情況下，前後兩字很容易拼讀成為一個音節。“啊 [a²²]”作為虛化程度高的零聲母音節，按規律而言通常置於“□ [tsu²²]”後，二者在連讀的情況下自然容易合音為“□ [tsua²²]”。具體過程為：[tsu²² a²²] → [tsua²²]。

句法功能上的聯繫也能證明“□ [tsua²²]”形成於“□ [tsu²²]”和“啊 [a²²]”的合音。“□ [tsua²²]”不僅在陳述句末時，具有加強語氣、反映言者主觀情緒的作用，還能用於感歎句末尾，表達感歎語氣。這說明，“□ [tsua²²]”的主觀化程度高於“□ [tsu²²]”，即：

主觀性：□ [tsu²²] < □ [tsua²²]

“□ [tsua²²]”的強主觀性很大程度上就是“啊 [a²²]”所帶來的。“□ [tsu²²]”和“啊”合音形成的“□ [tsua²²]”既與“□ [tsu²²]”的用法有聯繫，又能加強語氣，甚至表達感歎。這類現象在現代漢語中並不罕見，例如普通話中的“啦”（“了啊”的合音，朱德熙 1982: 207–208）、粵方言的“喎”（“話哦”的合音，Chao 1947: 121）。需注意的是，“□ [tsua²²]”一般不說成 [tsu²² a²²]，這或與“□ [tsua²²]”合音後固化程度高有關。

3.3. “□ [tsua²²]”作用於言域

“□ [tsua²²]”和“□ [tsu²²]”存在語氣輕重的區別，根本上是由所屬概念域不同所造成的。與“□ [tsu²²]”相比，“□ [tsua²²]”主要作用於言域，突出表現說話人提醒、命令、請求等言語行為。

從來源上看，“□ [tsua²²]”形成於句末助詞“□ [tsu²²]”與語氣詞“啊 [a²²]”的合音。語氣詞“啊 [a²²]”主要表達說話人強烈的主觀情緒和交際意圖，是一個反映言語行為的句末助詞，屬於言域。“□ [tsu²²]”具有事態和情態兩種用法，涉及行域、言域等多個概念域，而合音後的“□ [tsua²²]”在“啊 [a²²]”的加持下，最終定位在言域的範圍。

從句法功能上看，“□ [tsua²²]”不僅能夠在陳述句句末表達強烈的申明、強調、提醒等語氣，還能用於感歎句句末，表達驚歎的語氣。“□ [tsua²²]”用於陳述句末時，往往表示說話人提出建議或作出提醒。這都屬於言語行為的典型表達方式。例如：

(58) 弄晚睏，汝在發育□ [tsua²²]！（不要晚睡，[我提醒你]你在發育呢！）

(59) 我正落班，還在食飯□ [tsua²²]！乜個事啊？漸猛講！（我剛下班，[我告訴你]還在吃飯呢！有什麼事兒啊？快點說！）

4. 帶喉塞韻尾的句末助詞“□ [tsu²²]”和“□ [tsua²²]”

海豐話中還存在帶有輕微的喉塞韻尾的“□ [tsu²²]”和“□ [tsua²²]”，二者聲調稍降且發音短促，功能上也與“□ [tsu²²]”和“□ [tsua²²]”不同。

4.1. “□ [tsu²²]”用於反詰問句末

帶有輕微的喉塞韻尾的“□ [tsu²²]”，常與“𦵇_{不是}”一起構成反詰問句，“□ [tsu²²]”位於句子末尾，前後不可再加其他助詞。當句中沒有否定副詞“𦵇_{不是}”時，“□ [tsu²²]”本身也能表達反詰語氣。例如：

(60) 伊（𦵇）想考公務員□ [tsu²²]？（他不是還想考公務員嗎？）

(61) 驚乜個，汝（𦵇）還在發育□ [tsu²²]？（怕什麼，你不是還在發育嗎？）

(62) 伊群儂在食□ [tsu²²]？（他們不是還在吃飯嗎？）

劉月華、潘文娛、故韓（2001: 508）認為，反問句是表示強調的一種方式，通常是言者用反問的語氣對一個已知的事實或道理加以肯定或否定，並伴隨著強調、提醒的意味。海豐話“（𦵇_{不是}）……□ [tsu²²]”所構成的反詰問句，也具有強調、提醒聽者注意的作用。根據陳澤群（2019: 35–39），從互動角度看，它還包含著言者的預期資訊和立場。在交際過程中，言者對某一資訊的真實性或合理性表示懷疑，而對自己所掌握的資訊有較大把握時，通過反詰問的形式傳達自己認為肯定的、已知的資訊，

表明預期和立場，促使對方調整認識或做出解釋。由於交際雙方對資訊的知曉程度不同，聽者可以就現實情況肯定或否定言者，最終達到調整共識的交際目的。

4.2. “□ [tsua²]” 用於反預期問句末

帶有喉塞韻尾的“□ [tsua²]”通常附著於陳述句句末，給句子帶上疑問語氣。“□ [tsua²]”的疑問語氣還帶有反預期的語用功能。言者因事實與預期出入較大而感到驚訝、意外，進而用“□ [tsua²]”向聽者求證。例如：

- (63) 伊人做放假咯，汝竟然還愛上課□ [tsua²]？（他們都放假了，你居然還要上課啊？）
- (64) 伊竟然會作詩□ [tsua²]？真個假個啊？（他居然會作詩啊？真的假的呀？）
- (65) 飯還未熟□ [tsua²]？大家人做在等咯。（飯還沒熟嗎？大家都在等了。）
- (66) 十二點咯，阿妹還未起身□ [tsua²]？（十二點啦，阿妹還沒起床嗎？）

以上例句正反映出“□ [tsua²]”的“反預期問”功能，如例（63），言者原以為大家都放假了，“汝_你”也應當放假了，可事實卻是“汝_你”還要上課，於是言者用“□ [tsua²]”向對方求證，並表達意外、驚訝的態度，主觀性較強，可以出現表反預期的“竟然（居然）”等副詞。

4.3. “□ [tsu²]” 和 “□ [tsua²]” 的區別與形成

對話中，“□ [tsu²]”和“□ [tsua²]”所表達的“問”不同。前者是反詰問，後者則是反預期問；前者往往是為提醒受話人注意而問；後者則是為求證而問，表達出乎意料。請看下面這段對話：

- (67) A：好晚咯，□ [naŋ⁵¹] 先來去談？（很晚了，我們先去吧？）
- B：急乜個，老高還未來□ [tsu²]？（急什麼，老高不是還沒來嗎？）
- A：啊？老高還未來□ [tsua²]？（啊？老高還沒來啊？）
- B：是啊，伊未來□ [tsu²²]。（是呀，他還沒來呢。）

上述對話中，A在未意識到“老高沒來”的情況下給出提議，B用“□ [tsu²]”反問A，以提醒A注意“老高沒來”一事。由於“老高沒來”確實是A預料之外的事，於是A用“□ [tsua²]”再次向B求證，並表達意外和驚訝。對話中的“□ [tsu²]”和“□ [tsua²]”不可互換，否則句子不成立。

現將“□ [tsu²]”和“□ [tsua²]”的用法歸納如下表：

表一 “□ [tsu²]”和“□ [tsua²]”的句法功能差異

句末助詞	“□ [tsu ²]”	“□ [tsua ²]”
適用的疑問句類型	非中性問句	
	反詰問	反預期問
語用功能	強調、提醒	意外、驚訝

“□ [tsu²]”和“□ [tsua²]”或可視為分別由舒聲的“□ [tsu²²]”和“□ [tsua²²]”促化而成。一方面，反詰問句中的“□ [tsu²]”和反預期問句中的“□ [tsua²]”仍隱約含有一定事態持續 / 情態申明的意味。例如：

- (68) - 敢無菜咯？ - 只有□ [tsu²]？ (- 恐怕沒有菜了吧？ - 這不是還有呢嗎？)
 (69) 還未食飽□ [tsua²]？ (還沒吃飽啲？)
 (70) 媽媽還買了件衫乞汝□ [tsu²]？ (媽媽不是還買了件衣服給你呢嗎？)
 (71) 正十點□ [tsua²]？我哪算好晚咯。(才十點啲？我以為很晚了。)

上述例句的“□ [tsu²]”和“□ [tsua²]”均可用“□ [tsu²²]”或“□ [tsua²²]”替換，替換後句子由疑問句變為陳述句。例(68)(69)替換後分別表達事態“只有菜”“還未食飽”的持續；例(70)(71)替換後不表持續，而只表達情態。這說明“□ [tsu²]”和“□ [tsua²]”仍保留一定事態持續 / 情態申明的功能，二者與“□ [tsu²²]”和“□ [tsua²²]”仍存在一定聯繫，並進一步主觀化了。

另一方面，語音促化是語法化或主觀化的手段之一，促化後的“□ [tsu²]”和“□ [tsua²]”成為虛化程度很高的句末語氣詞，不再表達某種客觀具體的意義，而僅表達疑問語氣，其後不允許出現其他句末助詞。類似現象在吳、粵等方言中十分常見，如紹興話的“個 [ko³³]”和“個 [go²]”（吳子慧 2007），再如廣州話的“喇 [la³³]”和“嘞 [lak³]”，“囉 [lo³³]”和“咯 [lok³]”（鄧思穎 2015: 193–292）。

5. 結語

海豐話的“□ [tsu²²]”用於陳述句句末，可表達事態持續，也具有表申明的情態用法，與普通話“呢”的部分用法相近；“□ [tsua²²]”較“□ [tsu²²]”語氣更加強烈，可表感歎語氣，這是“呢”所不具備的；而“□ [tsu²]”和“□ [tsua²]”的用法則與普通話的“呢”相去甚遠。它們的區別如表二所示：

表二 普通話“呢”與海豐話“□[tsu²²]”等句末助詞的分佈差異

助詞	句中	句末			
		陳述句		感歎句	疑問句
		事態持續	情態申明	感歎語氣	疑問語氣
呢	+	+	+	-	+
□[tsu ²²]	-	+	+	-	-
□[tsua ²²]	-	+	+	+	-
□[tsu ^{2?}]	-	-	-	-	+(反詰問)
□[tsua ^{2?}]	-	-	-	-	+(反預期)

普通話的“呢”能與其他句末助詞連用，如“開會呢吧”等，海豐話舒聲的“□[tsu²²]”“□[tsua²²]”及促化的“□[tsu^{2?}]”和“□[tsua^{2?}]”均難以與其他句末助詞共現。例如：

- (72) *老高來了咯□[tsua^{2?}]？（老高來了啊？）
 (73) *汝妻還在發育□[tsu²²]□[tsu^{2?}]？（你不是還在發育呢嗎？）
 (74) a. 伊透早食了三碗糜□[tsua²²]！（他早上喝了三碗粥呢！）
 b. 伊透早食了三碗糜咯。（他早上喝了三碗粥了。）
 c. *伊透早食了三碗糜咯□[tsua²²]！（他早上喝了三碗粥了呢！）
 (75) a. 伊還在睏□[tsu²²]。（他還在睡覺呢。）
 b. 伊還在睏咯？（他還在睡覺吧？）
 c. *伊還在睏□[tsu²²]咯？（他還在睡覺呢吧？）

海豐話“□[tsu²²]”等四個句末助詞不與其他助詞連用，從句法層次上看，它們均應佔據同一個句法位置。跟普通話尤其是粵方言相比，海豐話的句末助詞“□[tsu²²]”等的功能較多，管的較寬，不大與其他句末助詞共現。

附錄

本文海豐話的音系主要參考潘家懿（1996），並結合筆者本人的實地調查整理而得，主要發音人 XHL，男，1968 年生，汕尾市海豐縣海城鎮人，在日常交流、讀書看報中均用海豐話。

聲母 18 個，包含零聲母：

部位 / 方法			雙唇	齒齶	軟齶	喉音	其他
塞音	清	不送氣	p 八比	t 大膽	k 假教		
		送氣	p ^h 泡派	t ^h 太態	k ^h 巧哭		
	濁	不送氣	b 沫米		g 語牛		

塞擦音	清	不送氣		ts 聚舌			
		送氣		ts ^h 車奢			
鼻音	濁		m 滿麻	n 奶耐	ŋ 五嚴		
擦音	清			s 閃孫		h 海豐	
	濁			z 二字			
邊音	濁			l 拉李			
其他							Ø 醫有

韻母 79 個，其中包含兩個可自成音節的鼻音：

分類	開口呼		齊齒呼		合口呼	
	舒	促	舒	促	舒	促
開尾韻、 -i、-u 尾韻 及相應入聲 韻（29 個）			[i] 衣	[iʔ] 鐵	[u] 師	[uʔ] □ ^①
	[a] 亞	[aʔ] 鴨	[ia] 爺	[iaʔ] 益	[ua] 紙	[uaʔ] 鉢
	[o] 羅	[oʔ] 索	[io] 腰	[ioʔ] 藥		
	[e] 茶	[eʔ] 冊			[ue] 畫	[ueʔ] 月
	[ai] 哀				[uai] 歪	
	[ei] 鞋					
	[au] 歐	[auʔ] □ ^②	[iau] 窮	[iauʔ] 躍		
	[ou] 芋					
鼻音韻尾及 相應入聲韻 （31 個）			[iu] 優	[iuʔ] □ ^③	[ui] 雷	
	[m] 唔		[im] 林	[ip] 濕		
	[am] 喊	[ap] 壓	[iam] 鹽	[iap] 接	[uam] 凡	[uap] 法
	[om] 森	[op] 撮				
					[un] 穩	[ut] 骨
			[iŋ] 因	[ik] 筆		
	[aŋ] 紅	[ak] 惡	[iaŋ] 央	[iak] 結	[uaŋ] 團	[uak] 奪
	[eŋ] 英	[ek] 億			[ueŋ] 宏	[uek] 獲
鼻化韻 （19 個）	[oŋ] 風	[ok] 國	[ioŋ] 容	[iok] 育		
	[ŋ] 糖	[ŋʔ] □ ^④				
			[ĩ] 圓	[ĩʔ] □ ^⑤	[ũ] 務	
	[ã] 膽		[iã] 領		[uã] 山	
	[ẽ] 庚	[ẽʔ] 脈			[uẽ] 妹	
	[õ] 毛	[õʔ] 膜	[iõ] 羊			
	[ãi] 閑				[uãi] 縣	
	[ãu] 腦		[iãu] 妙			
	[õu] 謀					
			[iũ] 扭		[ui] 黃	

表中“□”代表海豐方言中有音無字者，具體情況如下：

- ① [uʔ]：表示抽煙、吸煙的動作，稱為“[kuʔ²]”。
- ② [auʔ]：表示卷動的動作，稱為“[kauʔ²]”。
- ③ [iuʔ]：指衣服布料等縮水或縮手縮腳，稱為“[kiuʔ²]”。

- ④ [ŋʔ]: 用拳頭橫擊，稱為 “[tɿʔʔ]”。
- ⑤ [iʔ]: 光點閃爍的樣子，稱為 “[niʔʔ]”。

單字調 8 個：

編號	調類	調值	例字
1	陰平	44	詩分
2	陽平	55	時雲
3	陰上	51	死粉
4	陽上	25	是順
5	陰去	213	四訓
6	陽去	21	示份
7	陰入	2	薛忽
8	陽入	5	蝕佛

海豐話陰平調調值為 44，本文將 “[tsu²²]” 的調值定為 22，主要考慮其作為句末助詞，實際發音相對陰平 44 而言略低。

鳴謝

本文獲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項目“粵方言句末助詞‘三域’研究”（19YJA740032，主持人：林華勇）資助。感謝林華勇教授的指導，感謝《中國語文通訊》編輯部及匿名審稿專家的寶貴意見。

參考文獻

- Cao, Guangshun (曹廣順). 1995. *Jindai Hanyu Zhuci* 近代漢語助詞 Beijing: Yuwen Chubanshe 北京：語文出版社。
- Chao, Yuen Ren. 1947. *Cantonese Primer*. Cambridge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.
- Chen, Zequn (陳澤群). 2019. *Hanyu huihuazhong de “bushi X ma” yanjiu* 漢語會話中的“不是 X 嗎”研究 Zhejiang: Zhejiang Shifan Daxue shuoshi xuwei lunwen 浙江：浙江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。
- Deng, Siying (鄧思穎). 2015. *Yueyu Yufa Jiangyi* 粵語語法講義 Xianggang: Shangwu Yinshuguan 香港：商務印書館。
- Fang, Mei (方梅). 2016. Zaishuo “ne”: Cong hudongjiaodu kan yuqici de xingzhi yu gongneng 再說“呢”——從互動角度看語氣詞的性質與功能 In *Zhongguo Yuwen Zazhishe* (中國語文雜誌社) (ed.), *Yufayanjiu he Tansuo* 語法研究和探索 18, 1–18.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Hu, Mingyang (胡明揚). 1981. *Beijingshua de yuqizhuci he tanci (xia)* 北京話的語氣助詞和嘆詞（下）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6. 416–423.
- Li, Wenshan (李文山). 2007. Jumozhuci “zhe ne” butan 句末助詞“著呢”補談 *Yuyan Jiaoxue yu Yanjiu* 語言教學與研究 5. 61–67.

- Li, Xiaofan (李小凡). 1998. Suzhoufangyan de timaoxitong 蘇州方言的體貌系統 *Fangyan* 方言 3. 198–210.
- Liao, Qiuzhong (廖秋忠). 1989. *Yuqi yu Qingtai pingjie* 《語氣與情態》評介 *Guowai Yuyanxue* 國外語言學 4. 157–163.
- Liu, Yuehua (劉月華), Wenyu Pan (潘文娛) & Wei Gu (故韞). 2001. *Shiyong Xiandai Hanyu Yufa* 實用現代漢語語法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：商務印書館 .
- Lü, Shuxiang (呂叔湘). 1982 [1944]. *Zhongguo Wenfa Yaolie* 中國文法要略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：商務印書館 .
- Lü, Shuxiang (呂叔湘) (ed.). 1999. *Xiandai Hanyu Babai Ci, zengding ben* 現代漢語八百詞（增訂本）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：商務印書館 .
- Lu, Jianming (陸儉明). 1984. Guanyu xiandai Hanyu lide yiwen yuqici 關於現代漢語裏的疑問語氣詞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5. 330–337.
- Pan, Jiayi (潘家懿). 1996. Haifengfangyan sanshinian laide yanbian 海豐方言三十年來的演變 *Fangyan* 方言 4. 264–271.
- Shao, Jingmin (邵敬敏). 1989. Yuqici “ne” zai yiwenju zhongde zuoyong 語氣詞“呢”在疑問句中的作用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3. 170–175.
- Shen, Jiaxuan (沈家煊). 1995. “Youjie” yu “wujie” “有界”與“無界”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5. 367–380.
- Shen, Jiaxuan (沈家煊). 2003. Fujin sanyu “xing, zhi, yan” 複句三域“行、知、言”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3. 195–204.
- Shen, Jiaxuan (沈家煊). 2021. “Er” haishi “san”: Shenmeshi yige zuixiao liushuiju “二”還是“三”——什麼是一個最小流水句 *Hanyu Yuyanxue* 漢語語言學 1. 5–34.
- Shi, Jinsheng (史金生). 2010. Cong chixu dao shenming: Chuanxin yuqici “ne” de gongneng jiqi yufahua jizhi 從持續到申明：傳信語氣詞“呢”的功能及其語法化機制 In *Zhongguo Yuwen Zazhishe* (中國語文雜誌社) (ed.), *Yufayanjiu he Tansuo* 語法研究和探索 15, 120–135.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：商務印書館 .
- Wu, Zihui (吳子慧). 2007. Shusheng cuhua zai Shaoxingfangyan zhongde yixiebiaoxian 舒聲促化在紹興方言中的一些表現 *Zhejiang Jiaoyu Xueyuan Xuebao* 浙江教育學院學報 5. 65–70.
- Yang, Bisheng (楊必勝). 1996. Haifenghua de yuqici 海豐話的語氣詞 In Bisheng Yang (楊必勝), Jiayi Pan (潘家懿) & Jianmin Chen (陳建民), *Guangdong Haifengfangyan Yanjiu* 廣東海豐方言研究, 118–149. Beijing: Yuwen Chubanshe 北京：語文出版社 .
- Zhang, Yisheng (張誼生). 1996. Xiandai Hanyu fuci “cai” de jushi yu dapei 現代漢語副詞“才”的句式與搭配 *Hanyu Xuexi* 漢語學習 3. 10–15.
- Zhang, Yuxia (張玉霞) & Sixiang Yu (于思湘). 2001. Qiantan Hanyu “heyinci” 淺談漢語“合音詞” *Zibo Xueyuan Xuebao* 淄博學院學報 4. 57–59.
- Zhu, Dexi (朱德熙). 1982. *Yufa Jiangyi* 語法講義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：商務印書館 .

[tsu²²] and Related Sentence-final Particles of Haifeng Dialect in Eastern Guangdong

Fengling Xu

Sun Yat-sen University

Abstract

Compared with sentence-final particle *ne* (呢) in Mandarin, [tsu²²] in Haifeng dialect in eastern Guangdong has a small range of usage, mainly at the end of the declarative sentence, with two usages of state and modality. There are also a combined-syllable word [tsua²²] and two throat plug tail words [tsu²²] and [tsua²²] in Haifeng dialect. Although they are similar to [tsu²²] in phonetic form, their syntactic functions are different. [tsua²²] can also express exclamation, while [tsu²²] and [tsua²²] are used for rhetorical questions and anti-expectation questions respectively.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analyzes the functions and differences of [tsu²²] and its related sentence-final particles.

Keywords

Haifeng dialect, sentence-final particle, *ne*, continuity of events

通訊地址：廣州 海珠區 中山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

電郵地址：xufling@mail2.sysu.edu.cn

收到稿件日期：2021年12月1日

邀請修改日期：2022年3月22日

收到改稿日期：2022年4月15日

接受稿件日期：2022年4月19日

刊登稿件日期：2022年7月29日